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陽府志卷之六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凡十二年
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卯丁

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畧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踪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分納克楚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遙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遼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金山道里迂迴機

焚錦衣衛刑具

元太尉納克楚擁眾數十萬屯金山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傳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彼情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搗金山納克楚不意吾師之至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元將鼐喇固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軍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禽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

質實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北相距約二千里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城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鼐喇固舊作乃刺吾郭勒舊作果來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並改

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于塞外地理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焚錦衣刑具雖亦一時善政且復申明其禁似並能慮及方來然其末季奸罔藉以肆虐視前加厲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陷阱一舉而廓清之僅知過其因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于涼明祖不能諉其咎矣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訛鞠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耶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二十六年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龜喇固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龜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其左丞劉特默齊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鶯莊一曰龍安伊圖河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龜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王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解蒙古語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

撫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消反側明祖之論誠策之善者勝乃俘眾撤兵自取潰卒之挫辱由其中情恒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耳即當申軍律以誅之勝實無所辭咎何轉俟異日稻場蜚語耶

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比二十餘萬王九國公郡王四大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凡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所獲輜重馬畜巨百餘里還次金山伊瑪河復收其殘卒三萬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眾瀋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眾懼不測乃盡俘其眾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都督濮英以三千兵殿後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乘馬蹕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三千人殲焉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諡忠襄以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勛喇固授千戶賜金質實松花河即松花江一名混同江在吉林烏拉城帛質實東南源出長白山北流會嫩江黑龍等江入海即古粟末水也龍安即金隆安府元開元路明三萬衛今開原縣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瀋陽遼金瀋州元瀋陽路明瀋陽衛今盛京陳鏞濠人陳德子。劉特默齊舊作劉源馬赤和通舊作觀童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伊瑪河併改舊作一迷河今併改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召馮勝還以副將軍藍玉領其軍

勝奏常茂傲變狀械至闕茂勝之婿也勝每於眾中卑折之茂不遜勝怒及納克楚眾潰勝歸罪於茂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閹者行酒於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而茂亦許勝過帝怒收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而安置茂於龍州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質實會州城在大寧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

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爲邊患乃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副之都督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降於玉質實孫恪與祖之子品級無定員多以勲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備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福漳泉興化四郡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砦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亦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

千人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講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于戈鋌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讎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選丁壯五萬八千餘人戍之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

質實

上海宋鎮元縣明屬松江府今因之

十二月振濟南東昌東平登萊饑

振濟南三府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餘戶又遣刑部尚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

質實

登州唐置

明初屬萊州府九年升府今因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于是遣人馳驛往振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

奇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戊辰

蠻人驅象列戰特藉以為
 恐嚇清眾之資使懦者懼
 而却避鮮有不愛其蹂躪
 者沐英部署將士奮勵直
 前大呼而繼以礮弩先聲
 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
 奪其所恃握刀馳突賊眾
 披靡遂以克捷可見臨敵
 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
 理即昆陽之虎豹股栗亦
 由光武威氣憑陵不盡借
 助風雷也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
 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眾寇定
 邊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百夷
 以萬人驅三十餘象會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
 卒五十餘人為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
 長大呼突陳眾遂却英曰賊無能為也乃置火礮勁弩
 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
 督馮誠居前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
 賞退餉者斬因乘風縱火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有昔
 刺者殊死鬪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
 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
 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
 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
 去明年遣使入貢麓川平緬遂平
 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升為
 州今裁摩沙勒寨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
 隘如峽定邊廳置巡司於此
 今併入蒙化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獲其子

迪保努

王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
海間道馳進次組琿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路傍小山忽
湧四泉土馬得不困乏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
里不見敵王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眾深入
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王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
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東北去敵營八十餘里
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前鋒大
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眾特古斯穆爾以其太子
添保努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
餘人追獲吳王代王等官屬三千男女七萬七千餘人
並寶璽符勅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車三
千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玉
又破哈喇章營獲人馬六萬師還進涼國公迪保努及
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妃
事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
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
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
仍厚賞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畧盡四
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質實
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瀋陽侯後坐藍玉黨死
捕魚兒海在慶州西北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組
琿南道及小山泉方輿紀要云在慶州西北境○迪保努

舊作地保奴紐彈南道舊作游
魂南道曼齊舊作蠻子今並改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寇遼東使其軍都相崔瑩李成桂繕兵成桂遣千
戶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
還兵攻之逼禍遜位于其子昌陳景來降成桂又以禍
本辛肫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明年乃廢昌別求
王氏疎屬定昌質實海道在朝鮮國城西面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
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
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陞辭帝褒諭之賜資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為監察御史

縉舉是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
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

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此由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擗陞皆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大臣有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椎埋嚚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鎬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肝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予奪重擾閭閻其所害于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徧野版籍蕩然因而徵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比戶仇離皆致失其恆產若徒向富厚者強取以與

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逃亡轉徙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為善者妻予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所奏畧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問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遂命為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於是太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予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質實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沈潛字尚賢錢塘人

發明

縉年二十成進士負才穎敏受特達之眷縱言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淠之虞深中時弊然敷陳繁博或不盡切於事理即如授田均田之法實泥古

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
否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
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
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
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
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
見耳

而不可行且疎放自恣露才揚己其後不能殉
建文之難卒被高煦之讒僵死紀綱之手惜哉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更定屯田法凡衛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以十
之五屯田係衛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
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禽之徙遼
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
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
於普安大破之蠻眾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
遁還越州阿資之叛也揚言曰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
盡滅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三衛拒其險要又分兵勦捕
阿資窮蹙遂請降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
遇寇與其子**質實**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置越州
碗力戰死之**質實**明改衛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
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元州明屬曲靖府今
因之按苦麻元史地理志作普麼今依明史曲靖土司
傳黃政人

錫山人

定服飾以辨等威固為正論然不過審慎嫌微所繫猶小而當日眾建諸王封地太廣實乖強幹弱支之道遂貽後世燕藩篡逆禍基卓敬既有所見何不舉其大者剴切力陳而據末務以為建白可謂昧于輕重或以明祖未從其言為惜即採而行之亦安能弭隱于冰形乎

以卓敬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太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入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一月元伊遜岱爾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于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眾遂散獨與知院訥克林等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以弓弦縊殺之並殺其太子漆保努訥克林等遂來降自是以五傳至坤特穆爾皆被弒不復紀年有郭勒齊者篡立稱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質實

耀珠舊作闊闊帖木兒別一人非王保保也今並改舊作闊闊帖木兒別一人非王保保也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弒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巳巳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棧為宗人令晉王櫛為左宗正燕王棣為右宗正周王橈為左宗人楚王楨為右宗人其後以質實洪武初設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時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發民丁青州等衛造軍器科民財於是詔申明其禁凡有造作違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行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討之得忠伏誅

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得忠送京師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改質實安福千戶所在澧州慈利縣大庸衛為千戶所溪即九渡溪慈利縣西三十里有九渡山上有仙樓下有九渡水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有九渡名九溪故衛在今安福縣北永定衛在慈利縣西南今改永定縣屬澧州大庸縣所在永定西南葉昇台

肥人

夏四月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

帝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
人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充
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
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餘錠戶部
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
按山東官匿災者御史許珪巡按河南言自開封永城
至彰德旱請減夏稅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譽請
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耶即命振貸蠲
其質實漢陽唐郡元明府充州隋置明府長沙秦郡明
稅之安陸元府明降州嘉靖中升承天府今仍安陸府
永城縣隋置明屬歸德府今因之詹徽字資善同之子

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

三衛地本烏梁海所居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地元
遼王阿爾察錫喇及惠寧王朵顏元帥內附帝即其地
置三衛曰泰寧以阿爾察錫喇為指揮使塔本特穆爾
為指揮同知曰朵顏以托羅海徹爾為指揮同知曰福